

泰 戈 尔 随 笔

泰戈尔

TAIGEERSUIBI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泰戈尔随笔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湛秋 主编

(皖)新登字(04)号

泰戈尔随笔

刘湛秋 主编

责任编辑:李国平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金寨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320,000

版次: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25-4/I·1224

定价: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泰戈尔的文学圣殿

——《泰戈尔文集》序

刘湛秋

—

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

真的，印度曾是我们的“西天”，是中国人朝圣取经的所在，是信佛者和幻想者灵魂超脱的天堂。

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

但是，对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传感性和独特的魅力。

岁月那样无情地流逝过我。

在我童年稚幻的梦中，泰戈尔的云彩、溪水、野花曾那样驱动过我的想象力，使我贫穷的童年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曾有的一本蓝封面的、薄薄的、由郑振铎先生译的《新月集》时常陪伴着我，度过那些快乐和忧伤，受屈辱和奋发，饥饿和苦读的黎明和黄昏……

现在，当我已越过天命之年很远的时候，泰戈尔的作品依然如此新鲜，只是更显深邃、幻丽，像高邈的天空，像恒河的波影。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体验。我敢说，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受过泰戈尔的沐浴。泰戈尔那长满大胡子的、和善的、像圣经一样的肖

像永远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二

我一直在思索，泰戈尔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几乎所有批评家和诗坛巨子都尊称他为大师呢？

大诗人庞德在听另一位大诗人叶芝朗诵泰戈尔诗歌时惊呼：这是为“一位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刻。

这仅仅是两位大诗人的虚怀若谷或者一时冲动吗，显然不是，这是他的真诚流露与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泰戈尔为什么能使我们激动不已呢？到底他的魅力何在？

从表面看来，他的作品很少有所谓高深莫测的玄机，也不刻意于宏伟的构制或摆出所谓巨擘的气势，其语言又如此质朴无华……

真的，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秘密武器来吓唬读者和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进入泰戈尔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跟随他前行。

这种魅力来自一种精神的显现和一个灵魂的裸露。

在印度的古哲学中，“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是人类和谐的最高象征。泰戈尔的生命中浸透了这种哲学的意念，但是，泰戈尔不是宗教者，因此，他把这种意念不是引向来世或虚无飘渺的天庭，他扎根于泥土，培育着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鲜花，他爱着人——从国王到乞丐的各色人群，因此他寻求到了那种“梵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并不想指点人们什么，他只想向人们倾诉什么。

在《吉檀迦利》中的“你”是谁？是诸天之王吗？是国王吗？是

他爱恋的女人吗？是他的挚友吗？是陌生的过路者吗？也许是，也许都不是。那个你就是“你”。谁面对着泰戈尔，谁在读泰戈尔的书，谁就是那个“你”！

那是一种象征，是真善美的象征，是泰戈尔的世界中最高爱情的象征。如果你净化了自己，你也就是这种象征，你也就达到那种境界了。

泰戈尔在对你说话，在悄悄地、坦露心灵地、极富情感地说话。此刻，任何的故弄玄虚或矫情作巨著状都是丑陋的，多余的、任何的包装也显得委琐了。

所以我说，泰戈尔的魅力在于“泰戈尔和你”。你们之间和谐交融，你慢慢地真正的把这“你”看成了你自己，你顷刻就变了，你和泰戈尔合二为一。

世间还有什么文学作品比这种魅力更富魅力呢？

三

任何时候，我打开泰戈尔的书，不管翻到哪一页，我都会读下去，而且瞬间进入那种感觉，泰戈尔的感觉。

那是充满生命力的、洋溢着欢乐的、点燃着光明的、倾心于爱恋的大千世界。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的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欢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无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接触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怎么能不升腾起来？我们会有辉煌的感觉，我们内心潜藏的低沉、消极、忧郁甚至绝望的意念顿时会被泰戈尔的欢乐春风一扫而空。

难道我们活着不需要这样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带给我们这种美好的、使我们更愿意活得更美好的原动力吗？

同样，泰戈尔的光明是——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的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这种如瀑布的倾泻的语言使我的心花怒放，仰慕不已。

而泰戈尔写爱情，写女人更是充满了灵性，充满了纯洁如玉的情感，充满了那种世界美如斯的憧憬。“妇人，你用了你美丽的手指，触着我的器具，秩序便如音乐似地生出来了。”这里的秩序不正是人性美所透露的音乐之声吗？

甚至泰戈尔写女人的“玉臂”、“纤足”、“丰乳”也是如此的晶莹、美丽，既浸透炽热的欲望，又发散洁净之芳香。

爱的旋律激荡起两朵浪花，
溅落在那四片缠绵的唇下。
强烈的爱欲是那样急切地，
想在身躯的边缘久别重逢。

这是泰戈尔对男女接吻的直接描写，谁能指摘这是猥亵呢？你可能因这些文字而躁动，但欲望的火焰更是圣洁的火焰。

正是这些欢乐、光明、爱情构成了泰戈尔永恒的主题，像一部宏伟的交响乐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时隐时现，时轻时重，这样一步步迫切你灵魂的深处，并最终俘虏了你。

从这个角度看，泰戈尔的“梵我合一”、“神人合一”就不是超然与外之物了。他创造的仍然是人，是充满七情六欲却又具有人类美德于一身的新人。这是泰戈尔的追求，也是所有大艺术家的追求。较之同时代、当代别的大艺术家，泰戈尔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去发掘人类的丑恶，而是孜孜不倦地在美的领域中开垦、耕耘。他不是用匕首或鞭子去惊醒读者，他是用微笑去溶化读者。

谁能写出孩子的睡眠被偷走那样美妙的画面呢？谁又能终生以其艺术之笔怀着对人类的爱并保持不谢的童心呢？只能是泰戈尔，永远的泰戈尔！

当人类一步步朝向更现代化、更文明、更和谐的社会发展时，我们和泰戈尔是越来越近了。

四

在这越来越近的像朝圣者队列般的广大读者群中，恐怕除了他的祖国的人民外，就数中国人了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几乎没停止过翻译与出版泰戈尔的作品，尤其近几年来，各种版本，各种编选本此起彼伏，像印度洋的波浪汹涌不已。这反映了开放的中国读者情感，也反映了泰戈尔对中国的情感。泰戈尔生前来过中国，并和中国大艺术家梅兰芳、徐悲鸿都有过深切的友谊。这恐怕也是世界别的大文学家所难以享有的吧！

现在由我来主编一套泰戈尔的文集，我深有在高山下，大海前的感觉。也许，我作为编辑的新鲜之处在于我只是泰戈尔的读者和崇拜者，而不是专家和译家，是我眼中的泰戈尔。可能，也别是一番

风景吧！

五

泰戈尔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圣殿。他的为人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这座文学圣殿里，我们不是膜拜上帝、真主与佛祖，我们只是来寻找自己。

此刻，任何的喋喋不休的评论都是多余的。我们只有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地步入这座圣殿！

嘘，安静些！

在美的星空下，我们除了勇敢追寻，别无选择！

1994年12月5日于北京虎坊桥寓中

目 录

泰戈尔的文学殿堂

——《泰戈尔文集》序 刘湛秋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康绍邦 译(1)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3)

艺术是什么? (23)

人格的世界 (42)

论再生 (62)

我的学校 (77)

论沉思 (95)

论妇女 (104)

孟加拉掠影 刘建 译(113)

泰戈尔论文学 倪培耕等 译(195)

文学的本质 (197)

文学的材料 (201)

文学思想家 (207)

美 感 (214)

世界文学 (232)

美和文学 (247)

序言 (259)

现实 (262)

诗人的辩白 (271)

文 学	(278)
创 作	(285)
文学的革新	(295)
文学思想	(302)
文学的意义	(309)
孟加拉文学的发展	(324)
习 诗	(333)
《晚 歌》	(335)
恒河岸畔	(338)
艺术家的职责	(342)
书信选	倪培耕等 译(363)
泰戈尔孟加拉文诗集表	白开元(399)
泰戈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华宇清(402)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康绍邦 译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一)

我生于 1861 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并非一个重要时期，但他属于孟加拉的一个伟大时代。那时，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在我国的生活。其中的一个运动是宗教运动，它的发起者是一个心灵非常伟大的著名学者、罗阇·摩罕·罗易。那是一场革命，因为罗易试图重新打开精神生活的渠道，这渠道已被那些僵固在缺乏精神意义的外在实践活动中的形式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信条形成的废墟和泥沙堵塞很久了。那些倾心于古老过去的人们以他们长期积累的珍奇古玩引为自豪，沾沾自喜于在他们周围建起的年代久远的崇高之墙。一旦有某些伟大的精神，某些真理的热爱者，打破他们的封闭，引进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他们就神经紧张并暴跳如雷。思想会造就运动；而所有一切进步的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会对他们仓库的安全构成威胁。

这就是我出生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父亲就是那场运动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他为这场运动而受到社会的排斥、侮辱。我出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那里既有层出不穷的新理想，同时

又有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常常夸耀的年代还要古老的东西。

第二个运动同等重要。这是一场当时在孟加拉发生的文化革命，其第一个先行者是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但他是我的同时代人，并且他活得很长，致使我能亲眼目睹他的丰采。在他出现以前，我国文学深受窒息其生命的、僵硬腐朽的修辞学的压迫，并背负着已成桎梏的装饰性文体的重担。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只能相信石碑的可靠性，决定性的东西只能是这些无生命的东西。而班基姆钱德拉勇敢无畏地反对这种正统观点。他让我们的语言摆脱了这种冗长形成的致命重负。他的魔杖所及，唤醒了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我国文学。当我国文学以生机勃勃的力量和雅致完全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向我们展现了光明伟大的前景和美的画面。

不过，在那时，还有一场被称之为民族运动的运动，它不完全是政治运动，但它却致力于表达那些试图确证他们自身人格的我国人民的心声。那是对受耻辱忍无可忍的喊声。这种耻辱是西方人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这些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

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它在我国年轻人中间产生了对于来自过去的、作为遗产的一切都不信任的感觉。在那个市俗化时代，我们的学生仿效欧洲教师，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印度艺术作品。

虽然后来我们自己的教师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他们的学生依然难以完全恢复对我国艺术价值的信赖。很长一个时期内，他们热衷于发展对法国三流绘画作品的爱好，津津乐道于低劣的、华而不实的石印油画，追求用同一个严格标准精确造出的、机械主义的作品。他们还把能够不屑一顾地拒绝东方艺术作品当作高等文化的象征。

那个时期时髦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认为，真正的艺术源泉不

在于发现实在深处的永恒韵律，而是在于那些舶来的绘画品中所描绘的丰厚的嘴唇、浓抹的面颊，裸露的双乳。我们文化的其他部类也同样滋生着这种完全是出于无知的否定一切的精神。这样一种现象是由于那些嗓音高、力气大的人在年轻一代身上施使催眠术的结果。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决不能不加区别地排斥我们民族的过去。这不是一场反动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巨大的勇气否定和反对一切对外来文化的单纯崇拜。

这三场运动在稳步发展，我们家庭的成员都积极投入了这三场运动。由于我们持有异端的宗教观点，受到社会的排斥；因而，我们享受到放还者的自由。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独有的思想和心灵的力量建设自己的世界。

我就是在这三种完全是革命的运动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我的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我幼年起，我的家庭就引导我以自己的内在判断标准去进行自我表达。表达的媒介无疑是我的母邦语言。然而，这大众的语言必须要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来调节。

任何诗人都不得当从某些倍受推崇的正统店铺里借用现成的语言。他不仅应该有他自己的种子，而且应该有他自己的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具的语言媒介——这并不是说所有语言都要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说他个人要有独特的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语言具有生活的魔力，把语言转化成他自己创作的特殊工具。

各族人民的内心中都有诗意，这种诗意对于尽可能完美表达各民族的感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他们必须有一个媒介，一个动人的、柔顺的媒介，可以逐渐变成各民族自己的、焕然一新的媒介。所有伟大的语言都已发生了变化并且仍在变化着。那些抵制变化精神的语言会走向毁灭，它们将不会产生丰富成熟思想和文学。一旦形式固定不变，精神或是懦弱地接受形式的禁锢，或是要反叛这种形式。一切革命都包含着以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

争。

一旦人类某种不可抵挡的内在力量发现了进入事物核心的途径、发出它欣喜若狂的反抗呼声，并大声宣告任何外在的、巨大的、野蛮的身躯也不能制服它之时，地球生命史上伟大一章就要掀开了。尽管它暂时显得那么孤立无援，然而，它不是已经走向胜利了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如此：一旦某种力量专心致志于外部活动并威胁要奴役我们内在的力量，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时，那么，革命就爆发了。

当一个机械的组织变成了一种中心力量变成了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或宗教的中心力量的时候，它就会阻碍人民内在生活的自由流动，就会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而抢劫和剥削人民的内在生活。今天，这样的力量正在急速膨胀，正在集中于外部，同时人们被压迫的精神的呼喊响彻四方，这是挣脱螺帽和螺栓紧固的斗争呼声，是挣脱毫无意义的纠缠的斗争呼声。

革命一定会来临，人们必须甘冒忍受谩骂和被误解的风险；特别是来自那些贪图安逸、信仰物质主义、实际上属于僵死的过去而不属于现时代的人们的谩骂和猜忌；那种僵死的过去是早已过时的、人的肉体占上风、而人的心灵未得发展的远古时代。

纯粹的肉体控制是机械的。现代机器不过是我们身体的扩张、是四肢的延长和增加。现代心灵，以其内在的幼稚肤浅，在一种表现为非凡的物质力量的庞大肉身中欣喜若狂；它说：“让我占有这个大玩偶，不要让情感来打扰它。”它并未认识到，由此，返回到那个粗大肉身传种接代、内在精神的自由没有丝毫地位的洪荒年代。

世界上的一切伟大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说：如此之精神教义已经在死亡的阵痛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就要死亡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依赖的，只能依赖外在的力量和物质基础。然而，在我看来，你们的教义很久以前就陈腐不堪了。它在人类生命的初期就已崩离析，当时世界外表出现了